

中日空戰秘錄

李 繼 唐

臺北起飛轟炸南京

錄 秘 戰 空 日 中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木更津轟炸機自臺灣北部機場起飛，攻擊我首都南京，當時南京大校場機場上空烏雲密布，雲高僅約二千餘尺，日寇轟炸機原由高空而來襲，自長江上游鑽出雲洞後即直向機場航進，因出洞時機羣失散，所以進入機場時是一架來自不同方向進入，又因我防空警哨及早偵悉敵機來襲，所以我戰鬥機已升空巡邏警戒，當日機進入機場前，我戰鬥機即跟蹤攔截及追擊。我們地上人員在營房內聽到預行警報後，只好跑步至機場外竹林邊躲避，恰好林裏有一堆堆的泥土即當作我們擋牆，故對我戰鬥機追擊敵機情形，看得清清楚楚，機關槍聲也瀝瀝入耳，我們就在頭頂上空見我們一架波音戰鬥機在日機後方開槍射擊後，可能擊中敵機油箱，立即爆炸燃燒，然後冉冉墜於場東不遠處，此精彩的一幕，只恨當時沒有攜帶照相機攝下這珍貴的鏡頭，至今仍引為憾。就在日機空襲南京的當日，我們駐在大校場的機隊都完整地停在那裏，毫無損失，而日寇晚間的廣播，却稱有四架未回

基地，次日我們的轟炸機隊奉命飛往上海匯山碼頭，轟炸碼頭設施及泊於附近海面的日敵海軍艦隻，當時我們共有二個中隊——空軍十二隊和十六隊執行此項任務，算是對十五日敵機空襲南京機場的一個回禮。當我們以三千呎高度向黃浦江航進時，雖見整個天空均是敵方高射炮彈爆發的烟霧圈圍，但對中國空中勇士們毫不發生作用，繼續通過目標區上空，投下所攜的全部炸彈。就在此緊要關頭，聶盛友將頭自機艙伸出向下一望，一顆高射機槍子彈擊中他的頭部，當時頭向前倒，血流如注，並因風的關係，血花向後座飛濺過去，汪漢淹見機頭繼續下沉，立即放下後座機槍，急將操縱桿向後一拉，將機擺平，但聶盛友的血繼續向後灑滿汪漢淹的全身，視線早為之模糊，汪漢淹隨手一撥，將飛行眼鏡除去，一面將頭靠近擋風玻璃處，一面將飛機維持平飛，此時只見領隊及其他僚機已遠遠地在前方，汪漢淹無法趕上，只能望着前方機影隨向南京返航，及抵大校場機場，汪漢淹是全隊最後一機落地，飛機着陸後，機頭特別的重，汪漢淹只得用兩手全力將駕駛桿向後拉，原來前座聶盛友中彈死亡後，

全身向前倒下，壓住駕駛桿一同向前，汪漢淹使盡九牛二虎之力，始獲平安落地，當時在場同隊人員，見他東歪西倒地降落，着地後又不規則地滾，心裏已覺有異，及他滾回停機坪，關掉電門後，大家搶前一望，見他全身是血，完全是一血人，大家都不禁為之驚愕，及機械士登機替他解開保險帶及傘時，始知前座聶盛友已中彈犧牲，幸後座機警敏捷，才把飛機於萬分艱苦中飛回基地，得以保全飛機及汪漢淹個人的一條生命，誠屬不幸中之大幸。本來經此驚險場面，縱不為之壓驚，慶賀一番，也應讓汪漢淹休息數日，但次日再次出發，隊長本不欲讓汪漢淹前往，但汪漢淹毫不迴避，堅持「不減倭奴誓不休」，又隨隊出擊上海同前目標，不意於完成任務後，回至鎮江附近上空，忽與敵機遭遇，幾經拚鬥之後，為日機擊破油箱，汪漢淹腿部中彈，不得已乃行迫降，同機吳元沛頭部受傷腫大，幾乎無法認出。汪漢淹經鄉民救出後，即送附近醫院急救，再轉送南京中央醫院醫療。當時蔣委員長偕夫人曾蒞院慰問，並親囑院長以保全生命為首要，全力善為照料。可能敵機使用毒彈，致受傷部份肉腐爛，

最後施行大腿切割手術，及政府遷移漢口後，由公護送至香港裝配義腿，及今每隔數年就要將義腿換裝一次。平日外出，必須扶杖而行。

一片熱愛力勸斷腿

汪漢淹夫人陳碧秋女士賢淑端莊，戰前在南京認識，汪受傷住院時，日夜侍候在側，片刻不離，當汪須鋸去大腿，否則將危及整個生命時，她毅然勸汪武士斷腿，不暇猶豫，而她對汪之一片熱愛，更隨之加深，汪出院後，二人正式舉行結婚。如係一薄倖女子，勢必棄他而去，但她始終如一，且隨時日而加深，美人愛英雄，一時傳為佳話。汪之義腿於晚上入寢前必須除下，夫人即為身旁之永久護士小姐，二人如影隨形，從未離開，他們有兒女五人，均留學美國，學有專長，為國家社會服務，成績斐然，足為後起者效法。

日本木更津航空隊於八月十五日自臺灣北部基地起飛，空襲南京大校場機場，鐵羽而歸後，大約不到三、四天，續派出雙發動機轟炸機六架，空襲南京以東約五〇公里之句容機場。句容為南京首都外圍基地之一，駐有戰鬥機隊，使用之飛機為較舊式的霍克機（即不能縮腿之霍克機），日空軍所使用者則為九六式轟炸機。由臺灣至南京之距離約為一〇〇〇公里，飛行時間需時二時半。日空軍自臺起飛後，經過福建境內時，我方防空監視哨雖較差些，但當進入江蘇省境尤其首都南京外圍時，即為我監視哨發現，並一路跟蹤。因是時天氣一連數日均雲低而密，能見度欠佳，日機穿雲下降後（當時一般推測，日本在地

面定有間諜電臺或稱為漢奸電臺與之連絡）高度不到三〇〇〇呎，日機施行投彈前，完全依照平時訓練規範，自基點進入，維持一段平直飛行，對準目標，再按投下諸要點實施。但因受我地面防空火力及空中戰鬥機之交互攻擊，其通過目標區之隊形，已呈混亂，待他第二個分隊進入時，已呈分散崩散。我方戰鬥機首由黃泮揚於日機第一分隊投完炸彈，離開機場邊時，自敵機編隊後方尾隨攻擊，只聞機槍響後，一架日機首先冒出濃烟，然後漸漸離開隊形，緩緩下降，最後墜地全毀。當敵機空襲警報發出後，沒有任務的飛行員黃飛鳳（現僑居美國舊金山）等及一般地勤人員，迅即疏散至機場旁之一座水池土堤旁，一面躲避日機投彈，一面親眼目睹我戰鬥機攻擊實況。有次我戰鬥機在敵機後上方俯衝射擊，彈著點正落於水池中，激起無數漣漪，起初以為是日機所投炸彈破片，事後始悉是我機流彈，大家雖幸而未獲遭殃，多人却因而失落水中，弄得全身泥濘，空戰結果，除僅一架逃離現場外，其餘五架均被當場擊落，黃泮揚一人即前後擊落二架。

貌似洋人幾乎挨打

其時陳瑞鈿一人，見每人均有所獲，立下英勇佳績，內心殊有不甘，及放眼遠望，見東南方向，有一點點出現，暗自忖度可能即係逃離之敵機，乃加大油門，朝著黑點直追，因本身所駕之老霍克機速度並不超過敵機太多，所以飛至廣德附近上空，始行追到，當即對準目標，四槍同時發射，將其擊落，而自己飛機亦因升空過久，燃油將

罄，攻擊時遭敵機後座之還擊，亦中彈累累，最後只得強迫降落，當陳瑞鈿自機中爬出後，當地村民以為是日本飛行員，紛紛持著棍棒，趕來圍打，尤以看到陳瑞鈿外貌不像中國人（他是美國華裔，酷似美國人），普通話又說不好，陳指著機翼上的國徽，他們還不相信，以為中國飛機被人打下來的，後陳忽然想起身上帶有飛行記錄證，民衆一看，確認係中國飛行員，表示莫大歡意，先前高聲喊打的且跪了下來，請予原諒，大家亦立改和藹親切之態度，問長道短，慰藉有加，陳問當地官衙在那兒，擬以長途電話報告上級，村民見他腳傷不良於行，乃由數名精壯青年，輪流背他到附近鄉鎮公所，報告句容隊部，派車前來接回。

再說日本轟炸機在句容機場附近上空被我空軍先後擊落五架，最近者即墜於場外二三公里處，未待警報解除，即有多人擁往日機墜毀處看個究竟，空軍人員自然也不例外，因空中人員一部於日機通過機場投彈時，曾滑入池中，弄得一身泥濘，於他們前往找尋敵機殘骸時，適須通過某砲兵學校，該校官兵與空軍人員，平日相處極為友善，今見空軍人員一身泥濘，竟認為是與日方空軍人員拚鬥的結果而大加讚揚，稱這批空軍真是英勇鬥士，連衣服都弄得如此骯髒，使人聽了不禁啞然失笑。及到達日機墜毀處，見飛機殘骸散飛各處，只有正副駕駛二人仍在座艙中，但亦斷腿殘軀，難於辨認，後在屍體胸前所掛名牌，赫然認出為「山田中尉」，又在其座艙儀表板旁有「愛神偉大，戰神更偉大」字條，其作用無非以之鼓勵其作戰精神也。不禁令人想起「可憐無

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之名句，如今山田中尉，死於異國國土上，其父母及家人尚在望其早歸，不知已永無歸來之日矣。

次日蔣委員長夫人偕同黃仁霖先生攜帶一車慰勞品前來慰問，轉達委員長對此次空軍擊落來襲日敵全部轟炸機，無一生還，至表嘉許！並詢問各隊員有何缺乏，需要囑黃仁霖先生逐一記下，應允即速改善與補充。

日機全毀謠言紛紜

日空軍此次全軍覆沒無一生還，竟發出謠言，稱句容此次我方全勝非屬中國空軍人員所為，而是外國顧問人員的槍手。於是中外記者數十人，集體前來句容，一時車水馬龍，來往於京句道上，及他們親眼看到句容機場並無一位外人，他們才深信這漂亮的一仗完全是由中國空軍健兒所幹的。

民二十六年我上海抗戰部隊對敵作堅強打擊後內撤前後，華北日軍於佔領北平後，於九月中旬開始南下，沿保定、石家莊循平漢路於十月底侵入豫北；在察哈爾的日軍則沿山西同蒲路自大同分成二路，一自雁南關、崞縣，一自武寧南下至原平，忻口被我軍阻截其奪取太原之企圖。

我空軍作戰部隊為協助平漢線與同蒲線之我陸軍部隊作戰，曾組成北正面作戰部隊駐於山西南部長治機場，繼推進至太谷機場，兵力計有12、31兩中隊，其任務有二：一為密切支援前線作戰部隊，二為飛越日軍佔領區遠至大同與保定後方，轟炸其交通線上之道路和橋樑，以阻斷其交

通運輸，切斷其所需補給。是時日寇空軍以熱河之承德為主基地，經常對我太原機場，施行偵察和轟炸，有時且低飛掃射，對我太谷、長治二機場，似尚未引起其注意。因上述二機場均係預備

機場，設施已差，機場勤務人員亦感不足，所以飛行人員常在不得已之情況下，均動手去協助作加油掛彈工作。有次，我奉命駕駛達加拉斯機，接一位被日軍地面炮火擊中迫降於太原北部的同事林學禮回來長治機場，時間是下午將近黃昏時分，因日機經常在太原機場附近巡狩，遇有良好目標，即俯衝下來攻擊，我所駕之達機與敵遭遇時，只靠後座機關槍，對來攻之敵機還擊，但為接人之故，後座是空的，如碰上敵機時只有挨打毫無反擊能力，機翼雖各裝有一二·七機槍一挺，但因飛機靈敏性差，無法與之纏鬥，所以是日我選定傍晚時前往，為的就是擬避開日機的攔截和攻擊。是時我機高度僅約一千餘尺，當我經過榆次，抬頭一望，見有五機編隊在我正上方高空出現，我未詳辨究是什麼飛機，緊張地急速將機頭向下推，冀避開敵之發現，但旋再回頭一看，原來是飛鳥五隻，才使我喜出望外，鬆了一口氣，並不斷地自責，適至太原上空，已是萬家燈火，我利用跑道燈下降，得以平安著陸。記得是日晚上，有位女名作家（好像是丁伶率領四、五人說要開一慰勞歌唱會，後見我們空軍，連地勤人員一起還不到二十人，就悄悄地走了。次日拂曉，正當我們梳洗完畢，外面警報聲響了，我們急速地跑到至場邊的防空壕內，見有日機三架，正在高空中盤旋，不一會，即以機棚為目標，輪

流俯衝下來，也許為顧慮我地面炮火，日機尚在三四仟呎的高度，即投彈後爬昇，以致所有炸彈都在機棚外爆發，全未中的，每機投彈二枚之後，再在高空盤旋一會即向東遁去。

擊落日本天王巨星

我們由長治起飛之飛機被指定沿同蒲線飛至大同以南，以日寇地面部隊為目標；由太谷基地起飛者則於起飛後越過太行山脈，飛至北平以南之清苑，轟炸保定大橋，以中斷其主要交通，當實施投彈前，即遭受其佈署於大橋附近防空炮火的阻擊，在空中高炮爆發的烟幕，常把空中織成大片雲層，使人無法望見地面被炸實況和效果。上級因我二個中隊於執行任務時常遭敵機的攔截，乃派了戰鬥機二十八中隊於我們出發時在上空施行掩護，使我們減少後顧之憂，二十八隊隊長為陳其光，所使用的為舊式霍克戰鬥機，它航程較短，停空時間只約一小時半左右，他們駐於太原機場，因警報時間短，所以將飛機疏開停放免為敵機集中攻擊，並利有事時之緊急起飛。隊員有O'Brien(係華僑)、梁定苑、雷國來、周靈虛等，均屬一時之秀。九月廿一日，日戰鬥機來襲太原，其目的即欲與我一決高下，因日方已知我太原駐有戰鬥部隊，日方之戰機為九六式，論性能比我方之舊霍克要稍佔上風，當空襲警報發出後，我戰機即升空等候，但日機不僅分批來襲，而且分成低、中、高三層，機數究有多少，監視哨亦未能詳確報告，在此情形下，我方當然處於不利地位。因為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知己

而不知彼，乃兵家大忌。日空軍領隊來襲者，係日方自吹為日本天王之一的三輪寬(事後獲悉)，我空軍與他遭遇後，曾在空中來回追逐，週旋甚久，地面只聽到機槍聲和發動機的吼聲，最後，敵方領隊機曾自高空俯衝下來，尾隨梁定苑之後將之擊落，不知墜哪捕蟬，尚有黃雀在後，陳其光見此良機，那能放過，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在三輪寬正得意忘形時，自後方向其射擊，將他擊落，正於此時，在高層日機又在陳機之後，追迫而至，將陳機擊傷迫降，陳亦因此重傷。在此連環追擊中，先後三機墜地，陳迫降後由鄉民搶救送入醫院，彼尚不知已將日本天王巨星擊落，由此一擊，中外聞名，強中更有強中手，真是一語道盡。

身先士卒屢奏奇功

民國二十七年日軍攫取我華北後，一路自山西沿同蒲路南下，佔領該省最南端的風陵渡；一路自平漢路中段黃河以北西進至孟縣、垣曲、平陵，擬與同蒲路之敵會合後，固守黃河北岸，再伺機南渡，日砲兵已隔河轟擊潼關，以阻礙我隴海鐵路交通。

是時我空軍駐防於西安機場者有第五大隊，所用飛機為俄製B-17式。劉敬光當時在十七隊，三月八日劉敬光隨隊長黃泮揚奉命至風陵渡，轟炸日軍砲兵陣地，完成任務後即向西安返航，不意飛至渭南、華陰上空，却與日戰鬥機十餘架遭遇，敵衆我寡，彼此追逐攻擊，敵我均有傷亡，以我機性能較敵稍遜，且留空時間已久，不能與敵久纏，劉敬光運用在廣西航校日籍顧問傳授空戰

戰術要領，對敵攻擊將敵機擊傷一架，已機亦中彈多發，左腿且受槍傷，乃急速與敵脫離，避免敵機羣之攻擊，從速飛回西安機場降落，走出機艙後，知有同伴數機未返，判已為國犧牲，劉敬光獲悉之餘，以未能將敵機當場擊落，深引為憾。

民國廿八年一月起，日機以晉南之臨汾、運城等機場為基地，迭次侵入我蘭州等機場空襲，但其損失亦極為慘重。一因我機先後往炸，將其停於該處之飛機炸毀甚多；二於其來襲我方時，被我空軍擊落者亦不少。劉敬光隨隊接收俄機停駐蘭州時，就曾碰到多次日機來襲。是年二月廿日及廿三日敵機先後六批襲蘭州，駐蘭州空軍及俄志願隊升空攔截日轟炸機，戰果豐碩，收穫甚大，二天共擊落敵機十五架。此後，日機久久未敢再犯，劉敬光亦曾先後擊落敵機二架，獲頒二星星序獎章。

廿八年十一月四日，日重轟炸機五四架，分批空襲成都，劉敬光當時為分隊長，隨隊升空攔截，與同僚對敵攻擊數次後，機槍發生故障，無法發射，只好設法降落。停機後發現飛機中彈十餘發，尚能平安降落，亦云幸矣。劉敬光平生戎馬生活中，最感奔波勞碌者，乃他升任十七隊隊長之後，為協助我地面部隊阻止日軍自緬北侵入雲南之役。

民國三十一年日軍侵入緬甸後，為擊破中英聯軍，曾在八莫及臘戍向我滇西進犯，被阻於薩爾溫江惠通橋之線，空軍十七隊以祥雲為基地，會同我第一、二大隊及美空軍志願隊共同作戰。日本空軍自美志願隊參戰後，活動已逐次斂跡，遠

不若以前之空襲頻仍，橫行無忌。劉敬光身為中隊長，許多上級所賦任務，均自行担任而不稍怠，當時對空中方面之顧慮雖漸減輕，我地面部隊之要求協助却愈來愈多，計由四月開始，劉敬光為對敵地面部隊之偵察、攻擊、轟炸；接受上級重要密件專送，或通信連絡，幾無日無之，對日軍據點橄欖寨之攻擊，却達於最高潮。蓋當時日軍擬自雲南攻入，我最高統帥却集中約十師兵力，令宋總司令必須死守。

某次，劉敬光率隊自昆明飛祥雲，加油掛彈後，會合第一、二大隊及美志願隊以聯合作戰態勢，向日敵據點橄欖寨航進，及抵目的地上空，因低雲蓋住目標，無法發現，且橄欖寨正位於山谷間，我方轟炸機活動困難，劉敬光為達成所負任務，乃率機繞道南部，致與友機失却連絡。及抵橄欖寨目的地，劉敬光首先俯衝攻擊，其他隊員依次輪流以機槍掃射，並投下所攜炸彈。日軍遭此意外打擊，人員、車輛及武器損失嚴重，為我對日地面部隊一次最徹底而成功的打擊。事後獲知該處實係日軍一高級作戰指揮所，其通信設施均遭破壞，陷於完全麻痺狀態，料想當時必有高級將領傷亡，因在是次攻擊之後，敵軍即行潰退，不得不改變其作戰計劃(自然還有其他因素亦在內)。

劉敬光生於廣東中山縣，係當地望族，父母均曾在中小學任校長多年，桃李盈門。劉敬光生性耿直，平時沉默不好多言，尤不善自吹自捧。他於民國十九年畢業於廣東航校第五期，後被延至廣西航校任教，極得校長林偉成將軍賞識，每次校長遠行，均指定劉敬光為其飛機駕駛。當時廣

西航校聘有日籍顧問，指導飛行及戰技，使劉敬光對於訓練和作戰，獲得不少助益。日機二次以大機羣襲擊蘭州，岑澤灃隊長就是採用他以大編隊飛機對敵機羣密集攻擊的建議，獲得偉大戰果。劉敬光任隊長期間，任勞任怨，事事以自己不為表率，故全隊團結，在緊要關頭，均能不顧生死，達成所賦任務，上級至為欣賞，認係軍人本色，值得大家效法。劉敬光現定居臺北，生活恬靜，善於攝影。有二女留學美國，學有專長，並均成家。他雖屆七十之年，身體仍極健旺，常與好友至各名勝旅遊，樂山樂水。與他談起往事，輒精神百倍。

奮不顧身營救僚機

岑澤灃，廣東恩平人，廣東航空學校六期甲班畢業，曾入中央航校高級班五期受訓。他在校時喜歡球類運動，是校隊排球選手。他有一綽號叫「老坑」（即老頭之意），因他在學生時代，即出現不少白髮。畢業以後，即在驅逐部隊。抗戰軍興，他由隊員升至副大隊長，且一直在打仗，有擊落五架日機記錄，可謂戰功彪炳。在南京、廣州、南雄、漢口、成都、蘭州，無役不與，十足的一位「打仔」（戰鬥勇士）。民國三十年三月，岑澤灃在成都一次最大規模空戰中，不幸為國犧牲，下面是他作戰經過的一鱗半爪：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日轟炸機首次空襲南京，岑澤灃在隊長黃泮揚率領下，駕著拱背式波音戰鬥機，自句容機場起飛，以加強首都的防空。

是日雲高約三千餘呎，日機首批自長江上游穿出雲洞後，向大校場機場進入投彈，我首都驅逐部隊，當在萬千地面軍民注視下，看他們在頭頂上空英勇對敵攻擊，並親眼看到敵機多架爆炸墜落，岑澤灃追著日機一架不放，卒在溧水附近將其擊落，此為他第一次建功，雖也曾遭敵機後座機槍的反擊，但他駕駛的飛機只受輕傷，仍飛回句容機場安全降落。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日偵察機二架，先後侵入孝感機場上空，十七隊隊長岑澤灃率機起飛攔截，日機一架迅即東逃，一架被岑與僚機擊中，墜於機場東方，人機全毀。日寇機上死屍有一人雙手被鐵鍊扣牢，是否被迫登機？疑團始終未解。這次日方無戰鬥機掩護，故打來輕鬆愉快，一擊成功。

四月廿九日，我駐漢口機場之驅逐機二十架，俄志願隊四十架，另有孝感機場我戰鬥機十架；日方來襲之轟炸機三十九架，驅逐機數目不詳；交戰結果，共擊落敵機二十一架，擊傷日機多架。我方損傷飛機十二架，人員死亡二人，是為有名的「四二九」大捷，正與津浦線上台兒莊大捷前後輝映。

是日筆者在漢口日清公司頂樓觀戰，因正值下午，太陽開始西沉，由日清公司看漢口機場上空正好由東向西，故看得十分清楚。十七中隊岑澤灃於孝感機場起飛後，即至分配地區來回巡邏，準備截擊。孝感在漢口之北約六七十公里，但當時飛機通信設備不佳，不僅空中飛機與飛機間無法通話，地面與空中更不用說了。不久，岑澤

灃在武昌附近發現返航敵轟炸機，立即跟蹤追擊，對準敵機後方開槍發射，當見敵機受傷冒煙，搖搖欲墜，回航時又遇敵驅逐機三架，乃與僚機合力攻擊，計共擊落敵機三架，一架逃逸。因時間關係，未便窮追，只好回機場降落。

五月初，岑隊奉命移駐河南駐馬店機場，對蚌埠、蒙城一帶日軍採取地面攻擊，他們使用小型炸彈、機槍對地連續攻擊，將日軍車輛、人員與馬匹予以重創，我方飛機三架也為敵砲火擊傷，幸人員均安全無恙。

五月二十日岑澤灃奉命裝掛炸彈，準備自周家口機場起飛，前往蘭封攻擊日軍地面部隊，協助我陸軍部隊作戰。是時上級忽接獲情報，有敵機二十餘架正朝周家口飛來，乃即緊急起飛，向目的地航進，到達蘭封後，正擬降低高度找尋地面目標之際，遙見敵驅逐機正朝我機飛來。其時岑澤灃見機立斷，命各機投下所攜炸彈，準備與敵交戰。拚鬥結果，敵我均有傷亡，假使岑澤灃是時稍事猶豫，則我方所受損失，將無法計算。

當時敵機數目遠超過於我方，且有高層掩護，致我機為敵包圍，岑隊長使出渾身解數，橫衝直撞，始突出敵方包圍，並取得優勢，但眼見左右兩僚機仍在敵方追逐下，無法突圍，乃輪流向敵方攻擊。救出第一僚機後，見第二僚機仍陷於敵陣中；及救出第二僚機後，第一僚機又復為敵圍攻。混戰結果，兩僚機終獲保全，岑機回至駐馬店降落後，發現飛機亦中彈多發。岑澤灃為營救僚屬英勇奮戰的大無畏精神，直可與日月同光，永垂不朽！

民國二十八年，我機駐蘭州機場者有十七隊、十五隊，及俄國志願隊，二月二十日，敵機三十餘架分三批來襲，每次我機及俄機均升空攔截，第一批立被岑澤濼統率之十七隊痛擊，其領隊機被岑澤濼擊落，其他人員擊落其他二架。第二批未能遭遇，第三批一架被岑擊中冒煙。共有九架敵機被擊落。

岑澤濼每次見及敵機均首先攻擊，毫不遲疑。當時蘭州第一路司令沈德燮呈報戰鬥經過時，對各隊攻擊精神旺盛與勇敢，備極讚揚。廿三日又有敵機分批襲蘭州，被我機擊落六架，連二十日合計共擊落十五架。

同年十一月四日，敵重轟炸機五十餘架，分成二批自漢口飛成都進襲，五大隊各中隊先後起飛攔截，岑澤濼隊長十七隊第一批率機七架，與各隊劃定巡邏區域，敵機遭遇我機，倉皇在鳳凰山、溫江等地投彈後，向東逃逸，我方共擊落敵機三架，尚有數架嚴重受傷，岑隊長所擊落者墜於蓉市東南方。岑座機亦受輕傷，迫降於太平寺附近。

民國三十年三月十四日，成都上空天氣晴朗，但在五千尺以下有經常性薄霧，日機羣多架向成都空襲，我三、五兩大隊有驅逐機三十一架，分成三層，對敵迎擊。副大隊長岑澤濼為第二層，中隊長周靈虛為第一層，大隊長黃新瑞為第三層，每層高度相差約五百呎。岑澤濼在雙流上空與敵遭遇，幾度追逐纏鬥後，岑中彈陣亡，中隊長周靈虛、大隊長黃新瑞，及分隊長、隊員等多人亦遭難。

事後檢討結果，為日機已非以前之型式，速

度大，靈敏性高，彼此攻打間常佔優越地位；其次為我機多架的機槍均發生故障，因在地面多次看見我機均對準敵後，但未聞槍聲，足以證明。是次我方犧牲多人，均是久歷戰場老將。岑澤濼自學校畢業，即在隊上服務，前後參戰數十次，此次不幸與數隊友一同犧牲，大家莫不同聲惋惜！

擊落敵機與寇偕亡

鄧從凱出身廣東航校七期，廿五年北飛投效中央後，曾入中央航校高級班五期受訓。學生時代是位籃球健將。每次三軍聯合運動會中的籃球賽時，他是球場中風雲人物，綽號「江湖佬」。抗戰期間，由少尉飛行員升至副隊長，曾參與多次作戰，素有「打仔」之稱。弟從緩，初入廣東航校八期，後併入中央航校八期畢業，一門雙傑，在空中中傳為佳話。

鄧從凱於駐防廣州白雲機場期間，有次隨隊長黃新瑞起飛攔截敵機，於瘦狗嶺上空，將來犯日機全部擊落，他與隊長都受傷，他跳傘降落，後至養和醫院療傷，並獲賞金五千元。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四日，日轟炸機十七架，由南向北至南雄機場進犯，我駐防該場二八、二九兩隊用格機十二架區分為二小隊，分由黃新瑞、謝荃和領隊，升空攔截。鄧從凱為謝的僚機，共同追擊敵機，未有所獲。是役隊長黃新瑞、周靈虛等擊落敵機二架，另擊傷二架，鄧從凱未有所獲，耿耿於懷，誓言今後如有機會，定要將敵擊落，不讓生還。

二十七年六月十六日，鄧從凱駕格機隨大隊

長黃泮揚、隊長黃新瑞自南雄機場起飛，攔擊來襲敵機，在空中搜索時，鄧從凱首先發現敵轟炸機六架，高度約一萬呎，三機立即就有利位置，向敵圍攻。結果敵機二架當場擊落，續有墜於歸途中，計擊落敵轟炸機五架。鄧從凱受輕傷，幸無大礙，休養不久，又重返隊上。

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敵機大舉襲川，計共有轟炸機五十四架，分成二批，分別在鳳凰山、溫江二機場投彈，我機在太平寺附近上空擊落三架，我機亦有多架受傷。廿九隊副隊長鄧從凱率機衝入敵轟炸機羣火網內，全力攻擊，敵領隊機中彈墜落，鄧從凱亦被敵集中擊中要害墜毀，僚機受傷迫降。事後得悉敵領隊機即為日方一再吹噓的「轟炸大王」奧田大佐，曾空襲中國不下四五十次。此役鄧從凱等擊落奧田大佐，與陳其光在太原近郊擊落日本「驅逐大王」三輪寬一樣，當時並不曉得，據說另有日本「偵察大王」在漢中雙石鋪上空，為我杜兆華所擊落，他們「三大天王」之死，正如中國古訓名言，「多行不義必自斃」，可謂死有餘辜。

當時鄧從凱機與奧田日機均墜落於仁壽縣境，日機在出坡上爆炸，鄧機却連人帶機大馬力俯衝而下，深入麥田之中，尋找不易，該鄉長係七期同學吳達波夫人之姊夫，曾目擊戰況，自願協助找尋。直至第二日始找到鄧從凱遺體，由縣府協助運回成都太平寺觀音堂，由鄧錫侯總司令發勳全市市民在少城公園舉行公祭，委員長蔣公指派行轅主任賀國光將軍代表主祭，其弟鄧從緩會登臺答謝，冠蓋雲集，參與祭典，備極哀榮。